

博客

对旗袍女子的挚爱,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用奶奶的话说,那种抚摸着有种柔软的绸缎织物,给人一种高贵的气质感。奶奶是享受过那个年代最妖冶的装扮,情迷于烟火生活里,展现着东方女性的神秘面纱。如果说阿拉伯世界那一抹深邃的眼神能够看透美人的心灵,日本小国含蓄典雅的举止能够展现其温柔贤淑的内在美,那么旗袍无疑是将中国女性推向世界并展现美丽的最好承载物。

——摘自幻影博客《旗袍女子的情有独钟》

→ 微博·媒体 ←

法制晚报:一个小小的紫砂壶,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,能让无数文人骚客为之辗转反侧?经调查得知,宜兴紫砂壶市场依然存在造假现象,高仿壶屡禁不止的同时,“枪手壶”开始出现,后者比前者更为恶劣,“枪手壶”竟然是大师公然造自己的假。而一切乱象背后,无外乎一个字:利。

北京晨报:研究显示,在人的一生中,幸福感呈U字形变化,20岁出头和老年时期幸福感最强,中年人感觉最糟糕……尽管人们在从中年向老年过渡的过程中,幸福感会慢慢升高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得像年轻时一样无忧无虑,“他们只是学会了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”。

南岛晚报:威廉王子和凯特·米德尔顿即将大婚。据估计,这场让英国人等了30年的世纪婚礼蕴藏着至少10亿英镑的商机。在英国王室公布订婚照后不到8小时,义乌一家饰品公司的新商品——仿“戴安娜蓝宝石订婚戒指”就摆上了网店柜台,唐山一家陶瓷公司获得了近5万件婚礼礼品瓷订单……

东方卫视: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透露,清华大学建校源自庚子赔款,百年后,这笔款项仍在运作。即使到现在,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。1949年,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“清华基金”保管运用事宜。1956年,清华在台建校,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,并兴建宿舍。

金陵晚报: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。纠缠久了,你会烦,会痛,会厌,会累,会神伤,会心碎。实际上,到最后,你不是跟事过不去,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无论多别扭,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。不要因为去绝美风景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,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,而耽误了其它的美,要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。

现代家庭报:一位母亲一生八个谎言:①(幼年时饥荒)快吃,我不饿!②(童年时缺荤)快吃吧,我不爱吃鱼!③(少年时深夜做活)快睡,我不困!④(高考回家的路上)快喝,我不渴!⑤(工作后问她病情)专心工作,我很好!⑥(给她寄钱)你用,我有钱!⑦(买房了接她住)城里,我不习惯!⑧(重病弥留)别哭,我不疼。

山西公安:街头捡来一张购物卡,卡里还存了10余万元的巨款,可以上网任意选购商品,但前提是先交上万元的风险保证金。一旦遇上这种情况,别以为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,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。这是目前刚刚出现的新型购物卡诈骗。太原警方提醒广大市民,对于此类骗局一定要提高警惕。

李白的婚姻

文汇报书

<http://wenhuidushu.blog.163.com/>

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,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李白只有两次正式的婚姻。

在朋友孟少府的撮合之下,出川游历的李白与相门之后许氏结合在一起。对于李白来说,入赘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

李白在诗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,作为一个外乡人,从四川出来,游历了那么多地方,始终是漂泊的,安陆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。不过这样的安定生活只持续了十年左右,当许氏夫人去世之后,李白便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安陆。

接下来,他的游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女人,她们留下的资料非常少。有人



却在诗篇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当时李白得到了长安皇帝的诏书召他进京:会稽愚妇轻买臣,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——李白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后两句现在广为传诵,但前两句人们不太提起。有学者认为,这个“会稽愚妇”指的就是他生命中第二个女人,刘氏。

这句诗背后的一个典故,那就是在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中的一个故事。朱买臣,会稽人,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,是一介穷书生。他的妻子看不惯,就把他赶出家门去。结果没想到这位朱买臣竟还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,做了会稽的太守,衣锦

还乡。他的前妻又跑过来希望能够与他和好。朱买臣就在马前泼了一盆水,留下“马前泼水”和“覆水难收”的典故。

另一位鲁妇,连名字都没有。李白从京城离开以后,兜了一圈,回到山东,这时,他的生命中出现了鲁妇。他们没有正式的婚姻,但确实生活了一段时间,而且鲁妇还为李白生了一个儿子,叫颇黎。可是,因为李白的志向和抱负,他一定会离开家,继续奋斗。

有意思的是,李白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入赘相门之家,最后一次婚姻也是和相门之女——宗氏夫人的结合。宗氏夫人成为李白的挚爱。

土匪菜

石林

<http://szzxushilin.blog.sohu.com/entry/>

湘菜有一道“土匪猪肝”,重盐、重油、重辣,一般在外地的湘餐馆吃不到,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我没有问过湖南的朋友,是不是土匪发明的这道菜,还是这菜吃起来有土匪的匪气?

想像哈:土匪占山为王,经营自己的窝巢,势力大的,自然会讲究生活质量,学的也必然是达官巨贾家里那一套。

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,号称自己有三绝,首要的不是书画,而是做菜。张先生是川菜美食大家,川菜中有几道菜是冠以张大千的名头的,比如大千烧凤尾,就是红烧鸡尾巴,也有人说是红烧鸡屁股,就是现在讲究吃鸡要割掉扔了的那

一块。张大千善烹此味,据说天下独绝。

大千先生宴客,如条件允许,他喜欢自己动手做,有人也以能品尝到大千先生亲自烹制的美食而荣幸。张大千的一手好厨艺,除自己聪明绝顶又好吃喜做以外,他的厨艺居然是跟土匪学的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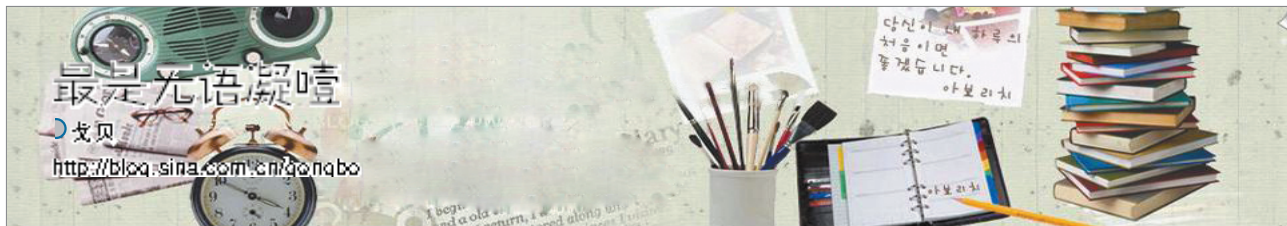
张大千年轻时,有一次被土匪绑了票,抓到山上去。土匪让他给家里写封信,让家里拿钱来赎他。张大千把信写好了,土匪一看:一笔好字啊!哎呀呀呀呀!原来是个文化人啊!得了,你也别给家里写信要钱了,山上正缺个文字师爷,你就留下来当这个师爷吧。

大千无奈,只得暂留在山上,再寻找

逃跑的机会。当了师爷,在山上就有了地位,起码在山寨范围是可以到处走走的。土匪们下山抢劫,就留下几个看山寨的,留下厨师和师爷。厨师也是给抓上来的,和大千慢慢地熟悉了,聊什么?聊做菜。厨师原来有一手好厨艺!慢慢地就都教给张大千了。

后来,张大千有幸脱身逃下山,带着一手好厨艺下山了——他等于是封闭式地上了一回厨师进修学校,还是大厨一对一手把手地教出来的。您说这人生的机缘造化,打哪儿说起呢?

如果说有土匪菜,张大千就是土匪菜的传人。



去年的这个时候,单位一位退休职工家属离世,我代表单位到殡仪馆参加追悼会。老人膝下三子,幼子我最为熟识,望着他凝重而伤感的脸,我拉着他的手竟久久无语。我默默地陪着他们送老人度过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程,就在老人被工作人员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刹那,老人的儿子、儿媳、孙儿孙女等等,一大片不由自主地齐刷刷跪在地上,然后是撕心裂肺地呼喚。

今年春节,到处灯笼高挂、欢歌笑语,正在公园里溜达的我收到堂兄的短信:“王哥的爱子没了!”怎么会呢?这个时间点儿出这样的事让人难以置信。王

哥在民政部门工作,为人很随和,待人周到热情,我和他曾经在打造一个景区的时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爱子很懂事,读书也很刻苦,还有一年军校就毕业了。上周五,单位的老革命在成都华西医院做了手术,医生说是直肠癌,切除了一部分东西,而且作了改道处理。老革命在单位工作了30多年,送走了一任又一任的领导,但是工作热情、工作干劲、工作态度永远不变,干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,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总是他牵头出面,同事们都说他是我们单位的“党”。看望他的时候,一向乐天派的老革命哭得像个

孩子一样,原本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离开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。

或许我不善言辞,或许我不谙世俗,但我不会不通人情、不明事理,我总试图站在他们的角度说他们乐意听到的话,终无语凝噎。十指有长短,修为有高低,词坛柳永能状难状之景、达难达之情,乃圣人修为,我辈凡夫俗子可能学不来、学不会,但有一点是我们都可以学的,造化作弄人也成就人,能够做到洒脱、感恩、满足,像柳永失意无聊之时却创作出大量广受欢迎的新乐府一样,我们也能活得更加精彩。